

重温童年之冬

特约撰稿人 钱红莉

网上偶见一张枯荷图,断梗飘蓬的萧瑟意象,极富古诗底蕴。忽然想起我的童年,每临三九寒冬,处处所见这一幅幅断梗残荷图景。上学路上,除了一望无垠的稻田,便是星罗棋布的池塘。大寒时节,进入枯水期,池塘里一湾水清澈见底,虚白的塘面被褐灰色残荷枯梗点缀着,呈现出寒瘦极简之美……

乡下,极目处,白雾茫茫,笼天罩地,一如盘古开天那样混沌一片。每个人走在滔天雾气中,顷刻上皆可拎出水来。半晌午时,雾气消散,空无一物的苍天,被枯灰的大地虚应着,像无数星体千万年默默运行于宇宙中那么阒寂无声,倏忽一声犬吠鸡鸣,到底帮人间恢复着一丝活气。寸余长稻桩遍身霜花,齐齐伫立水田之中,一如士兵列阵。阳光出,万千霜花星芒一样刺眼。

大地树叶尽脱,处处萧瑟,大冷有冰。我们穿着肿胀袄裤,往学校去。一条条羊肠窄径,被霜花早早铺上一层白色织毯,一脚脚踏上去,身后留下一串串湿印子,稍微步履迈得急些,一滑,滑老远。霜花无处不在,纵然弃在路旁的一根枯草,霜也要给它穿上厚厚白衣,抱在怀里痛惜。

童年的冬天,为什么那么冷啊?坐在课堂上,双脚冻得木呆呆的,继而麻而酥痒。一双小手伸出,彤红肿胀。一打下课铃,我们的心便活泛起来了,箭一样蹿出,自动站到墙跟跟前,挤暖……侧身碰撞着,以肩部暗暗使力……慢慢地,脸上渐有血色,周身暖和起来了。男孩子热衷于斗鸡。所谓斗鸡,即两个人同时抬起右脚尖在左腿上,并单足移动,以膝盖作武器,力求压制住对方,直至一方认输。女孩们热爱踢毽子。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末期,那个时代的毽子,堪称艺术品。铜钱上包一块旧布,一根粗壮的鹅毛管,截二寸长,管口下端剪成寸余鳞片状,分别缝在铜钱布上固定,上端鹅管中插上大公鸡身上拔下的五彩翎羽。这样的毽子踢起来,既沉坠,且飘逸,一气可踢百余下不落地。孩子们所有的娱乐活动,无非驱寒吧。如今忆及,有昔日重来的素朴之美。

幼时的我每日要去菜园拔菜,无非萝卜青菜。村里菜园大多集中于北面山洼,一畦畦,纵横有序,齐齐躺在起伏的丘陵之中。韭菜冻得紫茵茵,莴笋苗、蚕豆苗、豌豆苗瑟瑟发抖地自土里钻出,将整个身体偎在青灰里。清霜在夜里不辞辛苦给每一株白菜认真细致地围了一道白花边。我在每一株白菜上撒下一两片叶子,不小心碰落叶片边缘凛霜,刺骨的寒。萝卜冻在了地里,拔起来要稍稍用力点气。萝卜缨子被寒霜打得发蔫,似乎下锅炒了一遍,简直可以直接进嘴。嗯,这也叫杀熟吧。

小河啊,池塘啊,一律冰封着的。清早挑水、洗菜、洗衣,拿棒槌先敲开一洞。将一只空水桶放在水面上下那么颠一颠,整个冰面发出奇怪的萧萧之声。由于压力的颠簸使得空气大量灌入冰面以下,令整个冰面都起了震动,极似松涛的呜咽。

孩子们具备自得其乐的天性。最重要的一环,是破冰而玩。捡一石块在偌大冰面上大致凿一个锥形水印,再用力于锥形中心凿一小口,整一块冰瞬间脱离开来。以枯草扭一节绳子,穿冰而过,拎在手里,或举起,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欣赏,走一段路,忽然哗啦一声损地上,碎成千万水钻。回头再去河边凿一块,周而复始地玩。累了,渴了,取一块冰,大嚼,脆而甜,凉透肺

腑肝肠。

凛寒中的冰纹,美如绸缎。整个河面水湾湾的,是琉璃,也是瓔珞,镶嵌在一块青碧色之上,铺陈各样图形,有树叶、花朵,也有鸟族,更多的则是接近于巫气的神秘符号,于凛寒中起伏着,如古画中,山之剪影,水之激滟。直至后来的一日,我第一次看戴本孝山水,一幅幅尽是焦墨,远山近水一孤舟,天地都退得远了……戴本孝用笔,何以如此浅淡?给予我极大震动。末了再一想,这个人的童年想必也是乡村浸染过的?是荒寒萧杀的节候熏陶着他了。隆冬乡下的四野八荒,所呈现的,岂不正是这样的浅淡之色。童年里那种无以赘言的虚白、荒寒,滔滔迭迭地,又一齐向我涌来,在心上滚了又滚。

说来说去,童年的冬天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痕的,还是那一年村里,一位说书先生“从天而降”。那一年,往后说起,真是大雪纷飞中被神镀上了层层金光,至今闪耀。

一挨冬天,万物如睡,是一年中农闲时分,连牛也不出外觅食,半卧于牛栏反刍。茫茫雪季,一位说书人忽然降临村里,下榻在村北一家。无论白日黑夜,我们皆拥去听鼓书。《隋唐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说书人的鼓声在雪的映衬下变得低沉,如若中音提琴那么浑厚。说书人嗓音逐渐徐徐,于念白吟唱间自由切换。夜已深,一屋听书人开始倦怠不振,当瞌睡渐起,说书人急鼓骤敲,直如一声惊堂木,众人骇一跳,吓走了瞌睡,重新振作至下一章节。这样的发扬于广大乡村的民间艺术,对被时的人们真是一份难得的熏陶滋养。窗外雪落无声,窗内人伴着隆隆鼓声沉浸于唐宋传奇中,连手中挽着的一只只火球,

冬天里的麦香

■刘琪瑞

在北方,初冬的麦田一片青绿,在灰白色为主色调的清寒里,显得更为醒目。小时候,我常跟着大人到麦田里看麦子,初冬的麦田绿油油,而到了深冬,一场大雪给青青麦苗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麦田又成了银白色。

记得刚学写作文时,语文老师课堂上引导我们展开想象,问道:“麦子是什么颜色?”我们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有的说麦子是绿色的,有的说经过了霜的麦子有青有白,还有的说下雪的麦田白皑皑一片。老师笑笑说:

“你们说的是冬天是春天的麦子,那夏天的麦子是什么颜色呢?”这自然难不倒我们这些乡下娃,因为麦子成熟时,我们都要和大人人们一起,到麦地里割麦子、捡麦穗,那耀人眼目的金黄,

令人心头一片明亮。

而今,我也常带孙女菲儿到郊外看麦子。刚出苗的麦子青绿绿、鲜嫩嫩,菲儿一开始辨识不清,把麦苗与韭菜混为一谈。我让她摘一片叶子尝尝,嘿,甜甜的,却没有韭菜味儿!接着,我给她讲小麦的生长习性和特点,菲儿记下了。

下小雪的时候,我又带她到老乡的地头看麦子。一垄垄麦子裹了薄薄一层雪被,像略施粉黛的小姑娘,在万物萧瑟的季节,更显清秀。穿着厚厚棉衣的菲儿受了感染,蹦蹦地来到麦田中间,与

青青白白的麦子合了个影。

我想引导她,便说:“等到明年初夏,穿小单褂的时候,麦子就成熟了,它们是什么颜色?麦田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菲儿压根儿没有见过,体会不到金色麦浪的壮观,这个问题她自然难以回答。

菲儿挠了挠头,语出惊人:“我现在好像能闻到麦香味儿,嗅到奶奶蒸的馒头香、烙的油饼香,妈妈煮的面条香、烤的面包香……”

呵呵,真好!冬天里的麦香,你能想象得到吗?

家乡的那座山

■袁惠国

在父亲心中,一直都有一座难以忘怀的山:那就是位于山东老家的东山。东山在老家村子东头三四公里的地方,海拔大约也只有几百米。山的北坡植被为多年生荆棘、灌木,陡峻难攀,南坡则是草甸、树林,还有一泓常年流淌着的清泉,较为平缓易登。

父亲从1948年离开老家到地方工作,直至去世,在高原山区生活了整整65年。但在他心里,却依然常常思念老家的东山。

奶奶曾给我讲述过父亲爬东山的故事。父亲还在六七岁的时候,我的爷爷便带他去攀登东山。不是从南边,而是从北侧。在攀爬过程中,由于脚下打滑,父亲手上被锋利的岩石划出了口子,鲜血直流。实在有点爬不动的父亲向爷爷求饶。可是爷爷却头也不回自行向山上攀去。父亲从爷爷的眼里看到的是一种威严和坚韧。他只好流着泪忍着疼跟着爷爷坚持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爷爷问他:怎么样,看得远不远?父亲朝东南西北四周扫视了一遍,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苍茫和辽阔。他大声回答:远。爷爷又问:好不好看?他回答:好看。刚才还布满了痛苦和委屈的脸上,这会儿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这时,我爷爷又蹲下来对他说:来骑在我的肩膀上。我的爷爷又问:是不是看得更远?父亲说我看到了我们家。爷爷兴奋地喊道,

儿子,再往远处看……爷爷一边扛着父亲在原地转圈,一边问道:高不高?父亲说:高。爷爷说:古人有一句话:山高人为峰。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看得清。你要记住今天的经历……

后来,父亲在地方工作,曾当过部门负责人,曾参加水利电力建设,曾担任民工队长,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父亲都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父亲还健在的那些年里,我会常常同他谈到家乡。谈到家乡,就必然会谈到东山。父亲总爱说山嘛,就是土石堆积成的,石头和泥土,换个说法不就是朴素和坚韧?人就要像咱那山一样。虽然父亲的话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可是仔细品味,却似乎又蕴含着朴素的哲理。

父亲的一生或许并没有吃亏是福的那种境界,但他面对委屈和不公,却能以平常心面对,以包容心接纳,以厚道宽解……突然间,我释怀了:在父亲柔弱的身体里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家乡的那座山一直驻留在他心中,伴随着他、启示着他、影响着他。那座山成为了他人生的信念、精神的支柱。

父亲走后,当我再次登上老家的东山,虽然还是那座山,但在我眼里,却不再那么平凡普通。我对山的意会开始升华: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坚强。

印象青岩

■唐德友

花溪青岩,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走进她,仿佛穿越了时空,在这里,每一块青石板路都诉说着过往,每一道石墙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每一片瓦片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

青岩古镇为明清两代军事重镇。明洪武六年(1373年)因青岩位于广西入贵阳门户的主驿道中段,于是设铺和塘,于双狮峰下驻军建屯,史称青岩屯。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军远征滇黔,在黔中腹地驻军屯田,青岩屯逐渐发展成为军民同驻的青岩堡。

明天启四年至七年(1624—1627年),布依族土司班麟贵建青岩土城,即今青岩城的雏形。其后数百年,经多次修筑扩建,土城垣改为石砌城墙,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现存南门和北门。

青岩虽是用于军事,它的文化底蕴却很浓厚,青岩古镇街巷用石铺砌,民居也是石砌的围墙、柜台、庭院。镇容布局沿袭明、清格局,保存完好的朝门、腰门以及瓦屋面、重檐悬山、花木门,体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青岩古镇4条正街、26条小街和巷道遍布楼、台、亭、阁、寺、庙、宫、祠、塔、院等众多古迹。据贵阳市、花溪区文物管理部门全面考察,青岩有九寺八庙五阁二祠一宫二堂一院一楼一府等历史遗址36处。

文昌阁位于东街143号,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建于明万历年间,乾隆年间重修,砖木结构,依山而建,为攒角重楼八角式。文昌阁是青岩人培养文风、扶掖教化而建。

青岩书院规模很大,结构为三进四合

院梯形,布局雄伟,每栋房屋空间均在4米,采光良好,环境优美,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

状元府是状元赵以炯的居住地,赵以炯是云贵高原出的第一个状元。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赵以炯从青岩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获一甲第一名,成为云南贵州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这是一件让贵州人振奋,让各地文人对贵州的文士刮目相看,震动全国的大事。状元府值得称道的除了赵以炯先考取进士后再考中状元外,这里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其中两个中进士,一个中经魁,而且他们的父亲在37岁时追剿太平天国义军时阵亡,抚养四个孩子成才的是母亲赵陈氏,也因为如此,赵陈氏被皇帝诰封为一品夫人,给后人留下许多佳话。

除了古镇文化,到了青岩,不得不提它的美食。卤猪脚是它的一绝,青岩卤猪脚的色、香、味都深深吸引着你的味蕾;那遍布青岩大街小巷的各类衍生豆腐制品水豆腐、豆腐皮、脚板皮、泡豆腐、豆腐果、干豆腐、血豆腐、臭豆腐、豆腐圆子更让你眼花缭乱;还有爽口的花溪米酒、加青菜磨制而成的米豆腐、软糯香甜的玫瑰糖……古镇的美食,令人流连忘返。

古镇的路、古镇的墙、古镇的房屋、古镇的树、古镇的文化、古镇的寺庙——或落日余晖,或夜深人静,任何时刻,悠闲地漫步青岩小巷,都会让人忘了城市的喧嚣,忘了世间的烦恼,忘了人事的纷争……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梅

千年栖古寺,枝老暮山空。
想见寒冬里,冬日应不同。
庞仕蓉(云岩)

秋日登高

风送云中鹤,霞披天外峰。
高台凭望处,岚气万千重。
王井飞(开阳)

无题

朔气入云山,纤枝结露寒。
鸡声隔小巷,梦里正凭栏。
汪常(云岩)

小雪

皎皎似鹅绒,千枝炫雾松。
凭栏观小雪,隔岸叹苍翁。
寒暑分明断,荣枯次第中。
皆言未岁好,麦陇赛芳丛。
袁久森(云岩)

与家人游白云区云雾山

悠游林野白云间,秋鸟秋花尽在山。
看过平湖夕阳暮,西风半日且偷闲。
何伟(清镇)

冬至感怀

劳碌埃尘与旧同,忽惊时令岁将终。
一年所蓄君休问,冬日分来两袖风。
刘维桥(观山湖)

窄口滩

鸥鹭翩飞窄口滩,鱼游波漾起微澜。
捣衣女子喜凝目,望里山河是永安。
吴畏(南明)

霜晨

碧水连天似画图,白云远去寺亭孤。
阳光满眼鸣鸣树,信步霜山近却无。
赵家镛(南明)

眺得东山

几处寻回岁月具,凭栏极目是铅云。
北风得意东山在,阅尽苗疆八面春。
张万贵(清镇)

秋绪

无边思绪终难寐,独坐窗前望夜空。
许是寒花怜我意,还来与我话情衷。
刘蓉(清镇)

春日早行

夜雨清尘破晓光,随春信步觅春光。
依山旭日堪堪露,残月愁云欲待藏。
龙平(清镇)

甲辰孟冬初寒

竹摇雨散路依稀,半岭浮烟半岭荻。
此借曾经嗤冷幕,犹存未果待佳期。
人孤可共风铎响,霓满安求雁塔题。
取韵灯前心也灿,直须一咏扣璇玑。
刘灿(花溪)

甲辰冬至

此日咸知夜色长,友朋邀聚减颓唐。
疏村胆壮烟烹炙,闹市情深慢煮羊。
野士连杯盈酒兴,良师解感品书香。
围炉畅想春风暖,瘦水寒山映彩妆。
李玉真(清镇)

待雪

目尽冥空何处寻,彤云密布闭天门。
广寒青女琴弦涩?姑射真仙金簪沉?
梦里依稀犹怨楚,樽前数久直难吞。

从来权令循时变,自笑糊涂错惜神。
陈正非(清镇)

答张开瑰师伯 寄刊《诗韵康县》

忆往诗心在陇南,娇如龙舞立云端。
值梅垂翅愧长嘴,梅蕊藏芳自枕眠。
天赐青春诗未续,嗟君华发赋千篇。
羞将满面倦俗态,拜阅文章泪若泉。
余欢(云岩)

浣溪沙·普者黑

万顷清波十里荷,缘来此处看花多,情人桥畔听渔歌。
最是黄昏称我意,徐霞落日两婆娑,一川美景汝知么?
何世洁(云岩)

临江仙·冬至日感怀

汽笛声声催远路,回眸不见林城。两千里日夜兼程。晚来羁旅处,数九待天明。
遥望福泉天际远,浮云难舍难停。昏灯摇曳朔风鸣。愁肠凝暗夜,

倦客盼春声。

刘云(南明)

浪淘沙

高处久凭栏,眼底农田,夕阳渐隐映天边。落照初冬多少景,此地悠然。
踏步近云端,最是流连,俯首尽览众晴川。偶有山风飘过处,乱了衣冠。
钟代术(百花湖)

西江月·甘河农家小记

山下竹环别馆,桥边藤绕篱庐。农家万卷古今书。招引翁童嬉妇。
坐听虫鸣鸟唱,静观鱼戏莲蒲。溪头遥望卷云舒。且共流觞咏赋。
刘丹红(清镇)

菩萨蛮·题《雪梅》图

雪花应是梅花梦,梅花只为琼花种。绝艳出疏林,有人弦上吟。
年轻入等,休负梅花约。寒里独依迟,雪梅共一枝。
兰蓉(南明)

天仙子·寒夜

雅意西窗闲抱膝,悠然炉火温红橘。每于未处论哀情,凭旧迹,递消息,我是归人非过客。
王钦(乌当)

梦江南

梳洗罢,心碎与谁同?又忆朝朝惆悵事,都成汝雨伴那风。惟等月明中。
杨茂(清镇)

行香子·一抹红枫

观山雨冷,古镇枫红。远似花,近却空灵。十年一梦,雾霭朦胧。如一斜烟,一斜雨,一斜风。
寒冰无语,暗影芳踪。路渺渺,步履匆匆。虽藏壮志,豪言成空。盼有相知,可相忆,更相逢。
常胜(观山湖)

菩萨蛮

落花飞挽无穷恨,一声唤起归期近。未去大盘州,苍茫望眼愁。
西山云带雨,为有情如故。夜半梦吹寒,清歌几见怜?
龙健(观山湖)